







走向共和



下卷 张建伟 著

- 
- 
- 
- 反思中国近代历史屈辱挨打的内幕
 - 透视中国近代历史纷繁混沌的经络
 - 昭示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
 - 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轨迹的宏伟画卷

民族出版社

I 235.2

7/3

走向共和

下卷

张建伟



民
族
出
版
社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200773



张建伟 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津贴获得者。中国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主要作品名录·著作

第五代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大学毕业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命运备忘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开国第一刀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深圳股市风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社会出版社 1993 年版

一代天泉 群众出版社 1995 年版

世纪晚钟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7 年版

世纪东风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5 年版

张建伟社会纪实系列（四卷本）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国院士（合作）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流放紫禁城 新世界出版社 1997 年版

深呼吸（上下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五卷本）

作家出版社 1999 年版

体验堕落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男人之隐 南海出版社 2000 年版

主要作品名录·剧作（均为总撰稿）

第一生产力 六集电视专题片

信息之路 四集电视专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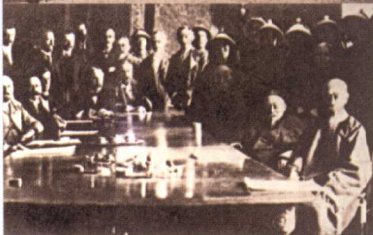
创新之路 四集电视专题片

廉政之路 四集电视专题片

白祸白货 六集电视专题片

胡长清案件警示录 四集电视专题片

责任编辑：高建中
阿曼泰



封面设计：刘家峰

奕劻：“是。”

慈禧：“还有载沣，也该独当一面啦。”

庆王垂首不语。

慈禧笑了，“我知道你的想法。载沣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也是我的亲外甥。你虽是魁阁，不敢约束他。不过你放心，我会嘱咐他，让他跟着你学点本事。他要是敢跟你耍性子，你就来告诉我。”

庆王：“一切全靠老佛爷做主！”

……

安庆街头，报童满大街吆喝着：“瞿鸿禨罢相了！瞿鸿禨罢相……”

一辆官轿马车停在一报童跟前，轿帘一掀，警官学堂教官陈伯平的脸露出，同时递出一个铜钱。

报童接过铜钱，递进一张报纸，是《安庆立宪报》。

报纸在徐锡麟面前展开，大字标题露出来：

副题是：阴结康党 授意言官 分布羽翼 窃权不轨；

主题是：瞿鸿禨罢相。

文字报道部分，插有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

陈伯平：“锡麟，梁先生不是你的老师吗？”

徐锡麟沉吟不语。

陈伯平一语双关说：“梁先生是立宪派，可他们还是容不得！”

徐锡麟的眼睛抬起来，瞅着陈伯平说：“伯平，我早就知道你是革命党。”

陈伯平平静地说：“两天之后，鉴湖女侠秋瑾将要在绍兴起事……”

徐锡麟深深地注视着陈伯平。

……

恩铭宅，徐锡麟施礼，“给恩公请安！”

恩铭赶紧上前拉住徐锡麟的手，热情地招呼：“哎呀锡麟啊，快过来坐，坐……”

二人落座，仆人上茶。

徐锡麟：“恩公，明日警官学堂毕业典礼，请恩公赏光出席。”

恩铭：“那是一定要去的。锡麟，可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徐锡麟将载有梁启超照片、《瞿鸿禨罢相》的《安庆立宪报》放到桌上，“还有一事晚生要请教恩公，大清立宪到底是真是假？”

恩铭一怔，为掩饰自己的不安，瞅着报纸，“锡麟啊，你今儿是怎么了？”

徐锡麟：“晚生是立宪派。”

他一指上面的梁启超的照片，“梁先生是我老师。”

恩铭抬头，深深地注视着徐锡麟。

徐锡麟渴求地望着恩铭，等待着答案。

恩铭忽然哈哈大笑，笑毕，一声喊：“来人！”

仆人人，“老爷。”

恩铭：“所有的门都关死了。任何人不得靠近内堂。”

“是，老爷。”仆人退出时，随手关上了门。

恩铭亲切地说：“锡麟啊，其实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谈啦。”

他起身溜达着，而徐锡麟不错眼珠地把眼睛跟着他。

恩铭：“立宪是真是假？锡麟啊，这题目太大了。嗯，这么说吧，立宪是真的，可立宪的预备期需要十二年，却完全是为了老佛爷一个人。”

看徐锡麟注视着自己，恩铭接着说道：“老佛爷今年七十三啦。再过十二年，老佛爷自己也估摸着活不到那日子。到那时，管它洪水滔天！可在十二年预备期内，你要搞三权分立，却是绝无可能。你说这立宪是真是假？”

徐锡麟：“恩公在安庆的立宪自治呢？难道也是假的？”

恩铭：“道理嘛，都差不多。安庆还算好，你总是办了个警官学堂嘛。不过锡麟啊，我今几个跟你实话实说：立宪都是假的！”

徐锡麟激动地站起身问：“那什么才是真的？”

恩铭过来，亲切地按着徐锡麟的肩膀，让他坐下说：“抓权才是真的！”

随手把报纸拿起来瞅着——恩铭像个教父，口气更加亲切诚

息，“就给你说说这大参案以后发生的事儿。瞿鸿禨被罢，岑春煊也要完蛋。中外的报纸，全是大新闻，嚷嚷啊，有的说，改革派战胜了保守派，有的说，腐败的庆王——就是我那位岳父大人，这个你知道——都说他已经独柄朝纲。错了吗？都不错！可那帮子记者，懂得什么朝政，懂得什么官场，懂得什么政治！”

徐锡麟：“朝廷的权力之争，为什么要利用康先生和梁先生？”

恩铭：“利用？锡麟啊，官场就是战场，政治就是屠杀。打仗用什么？用剑，用刀，用长矛，用枪，用子弹；官场用什么，用智慧、用阴谋、用权力，从来不照面，背后捅刀子！你要是胆小，就别在官场混！锡麟，你是块好材料。但你还要学呀！官场上的学问，学无止境呀！记住，只要出手，一招一式，都要有章有法：目不转睛，稳住神，屏住气，突然出手，一着毙命！”

徐锡麟听得一机灵，喊道：“可任公是我老师呀！”

恩铭好像很不理解，但还是说道：“老师怎么啦？别说是你的老师，就是你亲爹，如果需要，也是垫脚石。”

徐锡麟站了起来，晃悠了一下，开始朝外走，忽然站住，转身说：“恩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恩铭深沉地注视着徐锡麟的背影，忽然叫道：“等等！”

徐锡麟站住了，转身，呆呆地望着恩铭。

恩铭又注视了徐锡麟一下，拿起桌案角落里的一个大信套，从里边抽出一张照片，放到桌案上，“你过来，看看这个。”

徐锡麟走过来，一看就喊道：“恩公，你不能这么做呀！”

那照片，正是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照。

恩铭根本不理徐锡麟情感的爆发，阴阴地说道：“几天之后，这张照片就会到太后手中，到那时，岑春煊也就完蛋了。锡麟啊，这功劳是你的！”

徐锡麟阴沉着脸。

恩铭接着说：“发现岑春煊勾结康梁的，是你！查明其篡乱阴谋的，是你！”他指着照片，“拿到这罪证的，也是你！”

恩铭说话的时候，徐锡麟的脸涨得越来越红。

恩铭仍是死死地盯着徐锡麟说道：“你这是大义灭亲啊！我要再请懿旨，保你的顶子换个更大的！”

徐锡麟被说得仿佛无地自容，他扭过头去……

恩铭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只要过了这一关，官场上任你驰骋！”

笑时，他的脸部扭曲、狰狞，如癫如痴、如疯如狂。

在他的狂笑中，《大清立宪歌》的合唱音乐响起来。

二

安庆警官学堂操场，音乐是从一架唱机上发出来的，唱机连接着一个大大的如花瓣似的大喇叭，声音显得巨大而嘈杂，但仍然能听得出那已经熟悉的歌词——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辛苦十年磨一剑，得此大纪念。
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
古维扬，新中国，倾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歌声中，徐锡麟亲率警官学堂的学生们，在校门口排成两列，迎接安庆的官员。恩铭，接着是藩司冯煦、臬司联裕以及首道、首府、首县，满城文武，鱼贯而入。

徐锡麟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恩铭入校，朝两旁的同学们微笑着，招着手。有时还同某同学握手，十分开明的样子。徐锡麟就站

在恩铭身旁，始终不露声色地陪伴着他。

操场主台上方，有一巨大的横幅：安徽警官学堂首届毕业生典礼。

恩铭登上了操场主台，端坐中央。身后两侍卫，护卫其左右。其他藩臬道府县各官员依次而坐。徐锡麟坐在恩铭身边。

同时，警官学生们在主台前列成方块阵营。

音乐戛然而止。

徐锡麟举起手。在方块阵营最前面的陈伯平敬礼报告：“报告抚台大人，队伍集合完毕！”

恩铭亲切地对着徐锡麟问：“头一项是什么呀？”

“是看操。”徐锡麟捧过一个《毕业生名册》，“请恩公点名。”

恩铭高兴地点头，“好好好！”

他接过名册，刚要点名，学校的大钟响了。钟响时，恩铭在看花名册，其他官员在交头接耳，徐锡麟望着校门口，陈伯平的右手伸进了衣兜。

钟响第三下时，大门外，一辆马车从不远处驶过来。

钟响第九下时，马车正好驶到门口，车窗里，一枚炸弹扔了出来，马车疾驰而去。

校内门口处忽然起了“轰”的爆炸声，硝烟在门口弥漫。

徐锡麟起身，“恩公！有革命党起事！”

话音未落，陈伯平一个箭步，蹿到台前，同时掏出炸弹，脱手一掷，炸弹滚到台上。

恩铭起身，推开椅子，其他官员多数藏匿案下。

那枚炸弹滚动着，终于停住，竟然是一颗哑弹。

徐锡麟：“大人别慌，这个革命党终究要料理大人的！”

恩铭满脸的迷惑和惊恐，“什么？他在哪儿？”

徐锡麟向下一低身，等抬起身来时，藏在靴子里的两枝手枪，已经到了手里，“他就在这里！”

说时迟那时快，他扬起手枪。

一个侍卫忽然蹿上来，另一侍卫扑在恩铭身上。

枪响了。蹿出来的侍卫跌倒在徐锡麟面前，徐锡麟左右开弓，子弹多射中扑在恩铭身上的那个侍卫，其身体在子弹的崩击下颤动着，显然已经死了。但恩铭“嗷嗷”地叫着，显然未中要害。

忽然枪声停了，徐锡麟打光了子弹。

陈伯平朝台上奔上来。

藩司冯煦站起来，匆遽喊道：“来人呐！”

他显然不知道陈伯平是革命党，“还有你，快把抚台大人抬走！”

官员们七手八脚，抬起恩铭。陈伯平也正好上前，对准恩铭开了一枪。

恩铭一声惨叫，脑袋垂了下来。这一枪，正中要害。

陈伯平继续开枪，很快也打光了子弹。

抬着恩铭而未被打死的官员们，跑得比兔子还快，很快出了校门。

徐锡麟挺立讲坛上，举起佩刀，喊道：“抚台死了！我就是新抚台！大家跟我走！”

警笛声忽然大作起来，众多官兵端着枪，一边开着枪，一边冲了过来。

枪声中，学员们纷纷倒地，血染操场……

陈伯平见一兵勇已经举枪对准徐锡麟，扑了上去。但枪还是响了，徐锡麟的腿被击伤，扑倒在地。另一士兵一枪击毙陈伯平。

冯煦冲了过来，吼着：“留下徐锡麟！”

……

督练公所，衙役的吼声：“带人犯！”

安徽藩司冯煦、臬司联裕端坐会审台。

徐锡麟浑身是伤是血，带着枷，拖曳着一条腿而入。

冯煦一摆手：“开枷！”

衙役开枷。

冯煦：“请坐。”

徐锡麟身后有一把椅子，但他先微笑着朝两人拱手，“二位，别

来无恙？”

联裕拍案：“徐锡麟，供出你的同党！”

徐锡麟：“一定供，一定供。不过，我先有个小小的问题！”

联裕：“说！”

徐锡麟：“告诉我，恩铭死了没有？”

联裕：“没死！”

徐锡麟一怔。

联裕：“明天抚台大人要亲自审问你，把你剥皮挖心！”

徐锡麟哈哈大笑，“联裕，你知道什么叫狐狸尾巴吗？就是你的尾巴！剥皮挖心？那就是说，恩铭死了！那我的皮呀心呀，都送给你啦！哈哈！”

联裕：“你……你！”

冯煦侧脸朝着联裕，以手抚之，“联裕大人，稍安毋躁，稍安毋躁……”

他对着徐锡麟微笑了，竟是要聊天的姿态，“锡麟啊，你我毕竟一地为官，你这一闹啊，还真是石破天惊。可一夜之间，你一个立宪党变成了革命党，你这到底是怎么啦？”

徐锡麟反问道：“冯大人，你知道日本有多少留学生吗？”

冯煦一怔，不知其所以问。

徐锡麟：“两万多人！”

徐锡麟又问道：“大清要立宪，知道有多少像我一样的留学生回国报效吗？”

冯煦仍是不答。

徐锡麟：“仅在日本一地，就有一万多人！”

冯煦嘲讽道：“没人像你这般‘报效’的……”

徐锡麟断然道：“早晚跟我一样！我们满腔热血，为的是什么？为了大清富强，不再受人欺辱！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被骗得好苦呀！冯大人，你记着，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

冯煦：“大清这不是在立宪嘛！你那么急干什么？”

徐锡麟：“开头我也这么想。九年前，戊戌六君子维新变法，满

腔热忱，可你们审也不审，一刀砍了。可那时，我还有幻想……孙中山说大清立宪不过是骗局，我也不屑一听！可你们太腐朽，不可救药，让我不得不信服孙中山的先见之明！”

联裕早就急了，这时怒道：“你住口！”

冯煦一摆手，又止住了他，对徐锡麟说道：“你就那么相信那个‘孙大炮’！大清要立宪，就因为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嘛！革命是什么？是杀人放火！腐败是不好，可腐败一点，总比千百万人头落地好嘛！这点常识……”

徐锡麟打断道：“你住口！”

冯煦一怔。

徐锡麟激动地说：“立宪就是立宪，岂是婊子给自己立的牌坊！可你们这个牌坊还真骗了不少人，至今还有千千万万热血青年蒙在鼓里。告诉你冯煦，我杀恩铭，是绝望，也是警钟，告诉我的同道中人，醒醒吧，大清没救了！只有推翻它，我煌煌华夏才有真正的宪政！”

联裕吼道：“魔鬼！杀了他！”

冯煦再次止住他，对徐锡麟，“那人伦呢？你杀谁不行，为什么要杀你的恩师？这毕竟有悖人伦！”

徐锡麟：“师生之恩是私情！我杀他，那是公愤！”

冯煦：“好好好！可你暗地里机会多得是，为什么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徐锡麟：“因为我要公开审判！光天化日，众目睽睽，轰轰烈烈——正是大丈夫所为，过瘾啊过瘾！而且，我不仅杀恩铭，还要杀良弼，杀铁良，杀端方，杀载泽，将满族官员全杀干净，直至推翻专制政府！”

联裕更急了，怒道：“算啦，还审个屁！押下去！”

衙役一抖铁链。

徐锡麟：“慢！”

联裕：“怎么，想讨活命么？”

徐锡麟：“我只想让你明白一件事儿！”

联裕：“什么？”

徐锡麟：“知道我为什么只杀恩铭不杀你么？”

联裕一怔。

徐锡麟：“你不值得我杀！”

联裕声嘶力竭地吼道：“带下去！带下去！”

徐锡麟大笑而下。

三

乐寿堂，三位新军机大臣——载沣、袁世凯、张之洞鱼贯而入。

慈禧、光绪已经在等他们。

三大臣跪：“皇太后皇上圣安！”

慈禧：“都起来吧！小李子，赐座！”

李莲英和几个太监给三大臣搬来四个凳子，三大臣互相谦让着。

袁世凯对张之洞：“香帅，您老先请。”

张之洞：“哎呀慰亭，还是你先请。”

见载沣有些尴尬，张之洞：“王爷也请。”

载沣：“还是您老请……”

终于按照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的顺序坐了。但头一个魁阁奕劻的位子仍空着。

奕劻带着悲色进来，趋前而跪，“给皇太后皇上请安！”

慈禧：“怎么搞的嘛？军机新班子头一天上任，这么大的事情，我把皇上也叫来了——你倒好，让大伙儿等你一个人……”

奕劻有了悲鸣声，“老，老佛爷……”

慈禧：“瞧瞧瞧瞧，说你两句都不行啊？”

袁世凯：“启禀太后，王爷家里出了点事……”

奕劻悲声大作：“请老佛爷做主啊……”

慈禧不快地：“起来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嘛……”

奕劻起身，仍是呜咽着，“奴才，奴才的好女婿死了。”

慈禧惊道：“恩铭！他怎么死的？”

奕劻哽咽着：“被谋杀的。奴才保岑春煊为两广总督，蒙老佛爷恩准。不料，他一到广州，就秘密勾结康党。恩铭正在广州公干，发现此事，奋勇侦察，竟招来杀身之祸。”

说着，呜咽着掏出了照片，李莲英接过来，呈到慈禧面前。

慈禧接过照片一看，忽地站起来，脸色大变，又颓然坐下去，拿着照片的手哆嗦着，终于骂了出来，“天杀的王八蛋！”

奕劻更加放声，“老佛爷啊……”

载沣插话道：“老佛爷息怒……”

慈禧气不打一处来，对着载沣，“你给我住口！”

慈禧的手慢慢停止了哆嗦，她极力镇静下来，但还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慈禧：“想不到岑春煊也是这样的人！”

奕劻抹着眼泪：“听说岑春煊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两广的同乡。”

慈禧：“戊戌那年，岑春煊还参加过康有为的保皇会。只是庚子那年，他勤王有功，我让他位极封疆。谁知道，他，他竟跟我离心离德……”说到这里，慈禧的音调竟有些哽咽。

只见奕劻与袁世凯一个对视，那是会意的眼神。

慈禧顿了顿才又说道：“连岑春煊都这样对不起我！天下的事情真是难说了！”

她又顿一顿说：“其功不可掩，其德不能忘——让他开缺吧！”

奕劻的声音终于正常了：“奴才领旨！”

慈禧又顿了顿，“咱们议正事；除了奕劻，这军机大臣今儿个都是新面孔。不过都不是外人。新班子，要像那天气，有个新气象。咱们今儿就议议，咱这大清，还要怎么个新法儿？”

袁世凯站起：“臣有本呈奏。”

他说着，双手捧着一个折子。

李莲英把折子拿过来，递上去。

慈禧接过折子，但放到御案上；光绪拿过去，翻看着。

慈禧：“袁世凯，你坐下。你就把折子上的事儿先说说。”

袁世凯落座，“臣的折子，是请旨赶紧预备立宪。”

另外的大臣面面相觑，大有不解之色。

慈禧：“什么新鲜事儿？立宪，咱不是一直在预备着嘛！”

袁世凯：“启禀太后，立宪是一直预备着，可深入进行。”

慈禧慢悠悠地问：“怎么深入啊？”

袁世凯：“设立咨议制，在立宪国体建立之前，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州县设议事会，这是立宪的民意基础。事情紧迫，这两件事都要赶紧实行！”

满殿一派肃然，看得出都很震撼。

载沣忽然站起：“袁世凯，十二年预备立宪，这才刚过去两年！你如此奏议，是要置我皇太后皇上何地？”

袁世凯：“王爷！别把事情弄颠倒了！皇太后皇上恩德无上，可总要先有了我大清，才有皇太后皇上的宏恩浩荡。倘若连我大清都没了，皇太后皇上的恩德，我等又如何得享？”

载沣怒道：“你这是忤逆之言！”

慈禧忽然张口，“载沣，这是御前会议，有话好好说！”

载沣愤然而坐。

光绪忽然开口：“袁世凯！”

众皆大惊。自戊戌政变后，光绪在朝堂，从未主动说过一句话。

慈禧也惊讶地瞅着光绪，众臣虽惊讶，却不敢仰视。

这是难耐的冷场，众人都等待着光绪。

光绪终于徐徐地、但一字一顿地说道：“你的心事，我全知道！”更加难耐的冷场。

慈禧端起茶盏，品了一下，也徐徐说道：“皇上说说，袁世凯是个什么心事啊？”

光绪：“他的心事，亲爸爸也知道的。”

慈禧：“哼！我倒是不知道！所以才要你说！”

光绪不答。

又是冷场。

慈禧的脸上有了倦态，看得出是在强撑着。她的目光从光绪脸上，一个个瞅向臣子们，定在了张之洞脸上：“张之洞，你说说吧。”

张之洞：“依臣所见，皇太后皇上回銮以来，倡行新政，废除科举，改革官制，刷新国政，大有成效。但国家行政，不可让下面失去目标。故臣的意见，确应再次宣示立宪决心之不移，且有确实的举动，以收上下一心，共振朝纲之效。”

慈禧倦倦地说：“这劲儿嘛，确是可鼓不可泄。新政啊，立宪啊，是要咱大清往前跑，是好事。不过总不能低着头跑啊，还要看准了前头的路。往前跑是对的，两眼一抹黑是不行的！”

她忽然问道：“那海外革命党首领孙文，就在今年，搞了几次起义，你们知道吗？”

四大臣面面相觑。

奕劻：“好像是两次……”

慈禧怒声道：“四次！”

她掰着手指头，一次次地说着：“五月份，他在潮州的黄冈，纠集了几千革命党，折腾了六天；一个月以后，又在惠州，闹腾了十好几天；九月，他派一个叫黄兴的革命党首领，竟然把我清军的三个营给闹得起义了，攻破我好几个城池；再往后，听说那孙文亲自回国指挥起义，又闹腾了十几天！我大清是他革命党的亲戚啊，由着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她有点悲切地说：“我算是看出来，不等我死了，这大清就得毁在他们手里！”

她忽然一震，往后便倒。李莲英赶紧上前扶住，唤着“老佛爷，老佛爷……”

光绪冷冷地瞅着。四大臣惊得全都站了起来。

但慈禧一口气又缓了回来。

李莲英：“老佛爷，回去歇歇吧……”

慈禧摆着手，喘着气说道：“听我把话说完。要立宪，要拢住人心……把资政院先成立起来，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让他们提个方案，报给你们几个军机大臣，你们一起参详参详，请旨施行。”

四大臣“嗵”地跪倒，“臣(奴才)遵旨！”

……

从东华门到锡拉胡同袁世凯府，一支吹打乐队导引着，随后是一台八人抬的黄色肩舆，但上面既不是慈禧，也不是光绪，而是满轿的礼品……

袁府一派忙碌。仆人们正到处张贴“寿”字，还有一些人正在搭建一个戏台。

忽然一声呼唤，“懿旨下！”

袁世凯急急奔出屋子。李莲英已经昂然而入，站立院落中央，他的身后，左边是一个小太监，双手高举着慈禧亲书的一个裱好的“福”字，右边是一顶黄色肩舆，上面是礼品。

当袁世凯跪到圣旨面前时，院落中的所有人都在当地跪下。

李莲英宣道：“欣闻袁世凯五十寿辰，不胜欢喜。我和皇上略备薄礼，为尔赐福。钦此！”

袁世凯：“皇太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袁世凯起身，李莲英把懿旨交给袁世凯，说道：“这个‘福’字和轿子上的贺礼，都是太后和皇上赐的，我呢，也备了一份，请慰亭笑纳。”

袁世凯：“李公公，真让世凯受宠若惊。”

袁世凯和李莲英已经落座。

李莲英：“老佛爷她老人家让我跟你说，‘告诉袁世凯，他的忠心我是知道的。’”

袁世凯：“太后对微臣真是恩重如山！李公公，既是说到这儿，世凯正有一事请教。”

李莲英：“说吧！”

袁世凯：“就是太后和皇上给微臣的这寿礼，李公公，这里面真有皇上的意思？”